78-74

卷七三 七四

名人書跋

唐

佩文齋書畫譜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73

HGT.

LENG.

NK
3634
.A2
Q243
1920
v.28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Y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七十三卷

歷代名人書跋四


唐李邕雲麾將軍碑　唐李邕岳麓寺碑
唐李邕有道先生葉公碑　唐李邕臧懷亮碑
唐李邕大雲寺禪院碑　唐李邕淄州開元寺碑
唐李邕東林寺碑　唐李邕娑羅樹碑
唐李邕法華寺碑　唐李邕大照禪師碑
唐李邕永康帖　唐李邕勝和碑
唐李邕縉雲三帖　唐李邕荆門行
唐張庭珪夫子廟碑　唐呂向述聖頌碑
唐裴漼少林寺碑　唐梁昇卿御史臺精舍記
唐韓擇木桐柏觀碑　唐韓擇木昭告華嶽碑
唐韓擇木滎陽王妃墓誌　唐蔡有鄰張嘉正碑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唐蔡有鄰興唐寺石經藏讚
唐蔡有鄰崔潭龜詩　唐蔡有鄰植柏頌
唐蔡有鄰尉遲迴碑　唐蔡有鄰章仇玄素碑

唐顧誡奢呂諲表
唐宋儋道安禪師碑
唐蕭誠裴大智碑
唐蕭誠獨孤府君碑
唐蘇靈芝田仁琬德政碑
唐蘇靈芝夢眞容碑
唐蘇靈芝易州鐵像碑
唐蘇靈芝憫忠寺寶塔頌
唐胡霈然七祖堂頌
唐胡英嵩嶽寺碑
唐李慈張尊師碑
唐張傑少林寺戒壇銘
唐胡履虛六公詠
唐陳懷志行書北嶽碑
唐王子言任城縣橋亭記
唐鄔縣楊仲昌碑
唐張旭郎官石記
唐張旭春草帖
唐張旭乾元帖
唐張旭千字文
唐張旭草書酒德頌
唐張旭率意帖
唐張旭草書眞蹟
唐張旭草書蘭馨帖
唐張旭宛陵帖
唐張旭眞蹟
唐張旭肚痛帖
唐李陽冰裴公紀德碣銘
唐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唐李陽冰滑州新驛記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唐李陽冰四絕碑首
唐李陽冰篆書千字
唐李陽冰琴銘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唐李陽冰書三墳碑
唐李陽冰先塋記
唐李白三帖
唐王縉王忠嗣碑
唐李潮彌勒像碑
唐吳郁淨土堂碑
唐史惟則大照禪師碑
唐史惟則舞陽侯祠堂碑
唐史惟則造像記
唐史惟則涼國夫人碑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陰記
唐史惟則書山陰述
唐王適虞城李令去思頌
唐張從申玄靜先生碑
唐張從申王師乾神道碑
唐張從申慎律師碑
唐竇泉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唐王嵒美原夫子廟碑
唐陳知溫開元聖像碑
唐包文該兗公之頌碑
唐戴伋玄元宮碑
唐張少悌武穆王碑
唐徐浩玄隱塔銘
唐徐浩張九齡碑
唐徐浩開河碑
唐徐浩嚴浚碑
唐徐浩題經
唐徐浩寶林寺詩
唐徐浩不空禪師碑


同文圖書館印

唐顧誠奢呂諲表　唐宋儋道安禪師碑

唐蕭誠裴大智碑　唐蕭誠獨孤府君碑

唐蘇靈芝田仁琬德政碑　唐蘇靈芝夢眞容碑

唐蘇靈芝易州鐵像碑　唐蘇靈芝憫忠寺寶塔頌

唐胡霈然七祖堂頌　唐胡英嵩嶽寺碑

唐李慈張尊師碑　唐張傑少林寺戒壇銘

唐胡履虛六公詠　唐陳懷志行書北嶽碑

唐王子言任城縣橋亭記　唐鄎縣楊仲昌碑

唐張旭郎官石記　唐張旭春草帖

唐張旭乾元帖　唐張旭千字文

唐張旭草書酒德頌　唐張旭率意帖

唐張旭草書眞蹟　唐張旭草書蘭馨帖

唐張旭宛陵帖　唐張旭眞蹟

唐張旭肚痛帖　唐李陽冰裴公紀德碣銘

唐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唐李陽冰滑州新驛記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唐李陽冰四絕碑首
唐李陽冰篆書千字
唐李陽冰琴銘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唐李陽冰書三墳碑
唐李陽冰先塋記
唐李白三帖
唐王縉王忠嗣碑
唐李潮彌勒像碑
唐吳郁淨土堂碑
唐史惟則大照禪師碑
唐史惟則舞陽侯祠堂碑
唐史惟則造像記
唐史惟則涼國夫人碑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陰記
唐史惟則書山陰述
唐王遹虞城李令去思頌
唐張從申玄靜先生碑
唐張從申王師乾神道碑
唐張從申慎律師碑
唐竇泉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唐王昷美原夫子廟碑
唐陳知溫開元聖像碑
唐包文該兗公之頌碑
唐戴伋玄元宮碑
唐張少悌武穆王碑
唐徐浩玄隱塔銘
唐徐浩張九齡碑
唐徐浩開河碑
唐徐浩嚴浚碑
唐徐浩題經
唐徐浩寶林寺詩
唐徐浩不空禪師碑


同文圖書館印

唐徐浩嵩陽觀碑　唐徐浩心經
唐徐浩道德經　唐徐峴辨正禪師塔院記

第七十四卷

歷代名人書跋五

唐顏眞卿中興頌　唐顏眞卿宋文貞公碑
唐顏眞卿宋文貞碑側記　唐顏眞卿家廟碑
唐顏眞卿元次山銘　唐顏眞卿杜濟神道碑
唐顏眞卿杜濟墓誌銘　唐顏眞卿顏勤禮神道碑
唐顏眞卿臧尚書碑　唐顏眞卿歐陽琟碑
唐顏眞卿張敬因碑　唐顏眞卿王密碑
唐顏眞卿張仁蘊德政碑　唐顏眞卿鮮于仲通碑
唐顏眞卿李抱玉碑　唐顏眞卿郭敬之家廟碑
唐顏眞卿玄靖李先生碑　唐顏眞卿多寶塔感應碑
唐顏眞卿放生池碑　唐顏眞卿八關齋功德記
唐顏眞卿書干祿字樣　唐顏眞卿射堂記
唐顏眞卿湖州石記　唐顏眞卿書東方朔畫贊
唐顏眞卿畫贊碑陰　唐顏眞卿麻姑仙壇記

唐顏眞卿小字麻姑仙壇記
唐顏眞卿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唐顏眞卿李大夫帖
唐顏眞卿蔡明遠帖
唐顏眞卿劉中使帖
唐顏眞卿鹿脯帖
唐顏眞卿與柳冕帖
唐顏眞卿二帖
唐顏眞卿送劉太沖序
唐顏眞卿朱巨川誥
唐顏眞卿祭姪季明文
唐顏眞卿祭濠州刺史伯父文
唐顏眞卿送裴將軍詩
唐顏眞卿竹山潘氏堂聯句
唐顏眞卿誌公像贊
唐顏眞卿靖居寺題名
唐顏眞卿東西二林題名
唐顏眞卿金天王廟題名
唐顏眞卿奉使題字
唐顏眞卿顏氏殘碑
唐顏眞卿顏默殘碑
唐顏眞卿開元寺僧殘碑
唐顏眞卿斷碑
唐顏眞卿二十二字帖
唐顏眞卿眞蹟
唐顏眞卿書摩利支天經
唐李華題阮容舊居詩
唐李莒怡亭銘
唐瞿令問書元結窪罇銘
唐瞿令問書元結陽華巖銘
唐張增段行琛碑
唐陸贄賀蘭夫人墓誌
唐韓愈題名
唐韓愈與顛師書

唐陳諫書韓愈南海神廟碑
唐鄭餘慶百巖大師碑
唐彭朝議書王粲石井欄記
唐吳通微魚朝恩碑
唐吳通微行書楚金禪師碑
唐戴叔倫書撫州六詠
唐林藻深慰帖
唐李貽孫書陰眞人詩
唐薛希昌遊濟瀆記
唐張誼書姜嫄公劉廟碑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唐李紳書樂毅論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唐柳宗元彌陀和尚碑
唐劉禹錫崔羣碑
唐沈傳師黃陵廟碑
唐沈傳師書羅池廟碑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唐沈傳師柳州井銘
唐沈傳師出塞詩帖
唐皇甫鑄昭懿公主碑
唐張弘靖魏博田緒遺愛碑
唐崔從書崔能神道碑
唐李翺書李千墓誌
唐張籍墨蹟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唐歐陽詹馬寔墓誌銘
唐韓秀實李光進碑
唐韓秀弼書臧希晏碑
唐韓秀弼書李元諒昭德懋功碑
唐黎㥌書陽公舊隱碣
唐徐放書徐偃王碑

## 歷代名人書跋四

### 唐李邕雲麾將軍碑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爲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金石錄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永樂丙申用之在北京以寄余者此碑出良鄉縣北海所書有兩雲麾將軍碑其一在陝西陝西者李思訓良鄉李秀也陝西者書法差勝然余蓄北海書獨此及岳麓寺碑其紙墨又此碑差勝也 東里續集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爲第一其融液屈衍紆徐妍溢一法蘭亭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美雲麾碑刻在長安良鄉縣有拓本遠不如也今長安碑已亡惜哉 楊升菴集

古墨齋記云良鄉縣學有雲麾將軍碑蓋唐北海刺史李公邕所書也雲麾將軍名秀幽州人事跡具載碑中天寶三載正月建公書雲麾將軍碑二其一爲左武尉李思訓其一此碑也舊置官廨不知何時爲校官裂爲柱礎墨本遂不見於世好古者深惋惜之近復修學舍更以新礎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過者不睨也友人邵生正魁董生鳳元往經其地蹤跡之則古礎存焉規如鐵鑑字尚未泐也以語宛平李侯于美侯喟然興歎寓書縣令葦致都下將爲亭以覆之視寢室之右有別館可庋亟



同文圖書館印

C. ...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塗塈之紉礎其中屬藩臬王子世懋署之曰古墨齋志存舊也按公仕武后朝爲郎官辨魏元忠事以直節自見終其身不變蓋社稷之臣也當時不能用而媢嫉者忌之以死可以知唐祚之不競矣獨其書法之妙出入二王而奇偉倜儻類其爲人杜工部所謂碑版照四裔李集賢以爲書家仙手其流品可知已是雖摧剥之餘見之猶令人起敬況其解衣盤礴時耶良鄉京師衢術之交爲吏者疲於奔命宜其不知護惜彼豎儒從而斧之庸妄紛如亦何誅焉侯以雋雅善文章浩穰繁劇戴星出入乃能庇覆於散落之餘使先賢妙蹟頓還舊觀不惟好奇多愛而興廢補敝亦可以槩其爲政矣且宛平赤縣也宜有金石志其興作之歲月周視廨宇迄無傳焉侯始亭而碑之俾采風者得以故事列於紀載文獻將有徵焉非侯之功耶亭成侯歌以落之和者自博士歐子大任而下凡若干人民表從鉛槧之後因記其事甘棠之愛庶幾勿翦焉侯名蔭南陽人萬曆六年歲次戊寅夏六月嶺南黎民表撰幷書承德郎知宛平縣事南陽李蔭建 沈榜宛署雜記

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僥倖好酒骨青竟爲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道此雲麾將軍碑尤著者將軍名思訓書品在神妙間碑辭絶不之及豈古人以藝爲諱耶 弇州山人稾

北海書逸而遒米元章謂其屈強生疎似爲未當此碑是其得意者雖剥蝕過半而存者其鋩鑯凜然碑在蒲城楊用修謂已斷正德中劉遠夫御史以鐵束之又謂

已亡朱秉器又謂良鄉亦有此碑蒲城者爲趙文敏臨書今蒲城碑尚在未斷無有鐵柬事且蒲城李思訓葬處北海眞蹟的非文敏所能良鄉本肥媚文敏書無疑楊朱二公未嘗至蒲城而朱公尤爲瞽斷石墨鐫華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金石録每有不以書家見收者况北海爲書中仙乎畫禪隨筆

唐李邕岳麓寺碑

岳麓寺碑李邕書石刻在長沙余前後得十數本皆紙墨糊塗甚至不可辨識蓋打碑必得善工而湖湘善工獨難遇長沙同知李吉特爲余致此本故視前所得差勝也東里續集

余友俞仲蔚爲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雲麾余亟購得之僅可讀耳其鉤磔波撇雖不能復尋覽其神情流放天眞爛熳隱隱殘楮斷墨閒猶足傾倒肴山吳興也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謁上太山還獻詞賦上悅會有仇人發其贓者張說忌之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庸陋又於杜拾遺集見其一詩稗語殆不可曉何以負干將莫邪稱於世耶米元章評其書如乍富小民屈強生疎此語殊未當書故佳小佻耳邕以纖文獲名以虛名獲死以佳書獲訾皆所不虞者因附識之弇州山人稾

是碑筆勢雄健在雲麾之上刻字亦出公手大凡李公書言黃鶴仙伏靈芝元省


同文圖書館印

已者皆託名也 蒼潤軒碑䟦

唐李邕有道先生葉公碑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幷書余集古所録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爲余言邕之所書此最爲佳也 集古録

北海分隸固自遒逸雖於漢人不無小遜而與梁昇卿韓擇木輩逐鹿未知死誰手矣又趙明誠録二碑一爲邕行書一爲韓擇木八分書此正分書而曰邕不知何故豈后世翻本者未見邕碑而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以俟考 石墨鐫華

唐李邕臧懷亮碑

右唐臧懷亮碑李邕撰幷書臧氏世墓在耀州三原有數碑余盡得之元和姓纂云懷亮生希讓爲渭北節度使此碑具載懷亮諸子無名希讓者以余家所有顔魯公書懷恪碑考之希讓蓋懷恪子云 金石録

唐李邕大雲寺禪院碑

右唐大雲寺禪院碑李邕撰幷書初武后時有僧上大雲經陳迹符命遂令天下立大雲寺至開元二十六年詔改爲開元寺此碑十一年建故猶稱大雲也 金石録

唐李邕淄州開元寺碑

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幷書碑初建於本寺後人移置郡廨敗屋下余爲是州遷於便坐用木爲欄楯以護之云 金石録

唐李邕東林寺碑

北海此書本小東法度再經摹刻雖鼻目無異脂澤有加而天骨掃地矣所謂韓生貌趙郎不得情性者也余晚自廬山歸東林程孟儒馳視之以為絕奇即此碑也弇州山人稾

廬山自遠公開社殷仲堪作記後北海此碑最佳故裴中丞題有覽北海詞翰想見風彩之歎此後又有米元章蔣之奇題名合三公觀之可以知李公書價當與匡廬並永矣嘉靖甲寅四月七日借淵泉兄所收本臨之方一週而賣茶人適至遂熱火試泉書此記事蒼潤軒碑跋

北海碑版布彌天下惟東林今完元日重刻也元刻固佳此更未經改刻之先宋搨本也較之元刻精神倍之中殘壞者異益等數字及末十餘字耳而元所補此諸字則大不稱余每欲摹元刻以補此本又恐為古搨之累尚俟臨池得力之後於臨本中補之耳篆題四字古雅蘊藉不顯姓氏豈即北海手乎或古裝日失之乎東林古名地自太元遠師呼延同德清風高韻幾與首陽嚴瀨同仰恨不足躡其藩一想髣於夢寐延今將二千年尚庇餘庥攬此當一臥遊天啟癸亥十二月之七日墨林快事

唐李邕娑羅樹碑

娑羅樹碑是北海筆道逸豐美而不傷佻下當是合作書也弇州山人稾


同文圖書館印

唐李邕法華寺碑

近於中書舍人劉素家見北海秦望山法華寺碑溫潤清麗法華故在紹興府寺及碑皆久燬甚可惜也東里續集

李北海以岳麓雲麾娑羅爲勝而是本重刊於木故丰神稍失末稱刻石人東海伏靈芝乃公所托名也余友淵泉兄出所收本以觀敬爲題其後如此蒼潤軒碑跋

唐李邕大照禪師碑

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行書大照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黃紙筆法精整清栗有歐虞風味視他書敧側疎豪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來即爲高麗所藏以故絕無宣和政和等璽羣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遼事之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滿其意也而終無肯昂直應者故尚爲余物耳世傳北海石本娑羅雲麾率以宕逸取奇與此絕不類乃知古人勝處初不可以一途取如菩薩神變散入諸趣在具眼者熟參之蕭然有得也六研齋二筆

唐李邕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眞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相值哉黃文獻公集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散物也上有親跡等印具在芾以摹本刻之甚爲寶惜而

此眞本其子友仁紹興中進之藏之秘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高宗御書也宋亡歸於元國初流落於鳳陽某家洪武庚午余里人侯成章得之歿後余兄簡約購得以為解氏之寶好事可以一覽而足兼有裝潢題識其左右皆為人褫去蓋售其偽此眞者正不須也 解學士集

唐李邕勝和帖

右唐祕書監李邕字太和墨蹟五十字易於呂文靖丞相家戶部尚書穉卿之孫端問有三帖第一帖有張子有字淡墨昏第二帖有晉雲字紙揭幀此第三帖也精彩動人墨渴筆勁想運筆神助丁丑歲漣漪郡齋手裝 寶晉英光集

唐李邕縉雲三帖

黃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學子敬病在敧側若張從申即無此矣然從申書寔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云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言者董其昌題 戲鴻堂法帖

唐李邕荊門行

李北海書荊門行刻於羣玉堂帖余疑李北海在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荊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羣玉堂帖有虞永興天馬贊亦見柳州集 容臺集

唐張庭珪夫子廟碑


同文圖書館印

夫子廟碑爲渝州刺史李邕撰宋州刺史張庭珪書邕語亦似知尊夫子者第任書可耳不當遂任文也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藏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邕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第所謂古木崩沙閒花映竹者尚未得盡其致耳 弇州續稾

唐呂向述聖頌碑

碑在華陰縣岳廟中達奚珣撰序呂向撰頌并書不著年月考呂向開元中召入翰林此碑稱集賢殿直學士當是開元中立碑云藻翰自天發揮神化建碑於廟以光寵焉又云樹之平地嶷若斷山六龍盤礴糾其上羣神離立負其下當是頌玄宗所建華嶽碑也今其碑已裂趺尚存如山上存二字大可徑四寸許分隸不減太山銘而呂向此書尚完在一道士院中向書昔人稱其草隸峻巧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號連緜書又云歐鍾相雜自是一調筋骨乾枯精神嶮峭今觀此碑雖勁健自喜然不堪與登善作衙官 石墨鐫華

唐裴漼少林寺碑

右唐嵩嶽少林寺碑守吏部尚書裴漼撰幷正書少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嶽二十里嵩嶽一稱太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嶽者統於尊也余正德癸酉嘗遊嵩嶽訪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雪堂相傳昔達磨之徒惠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去此即其處寺右上山三里有達磨洞洞有石達磨面壁九年形宛然石上其事甚

異達磨爲釋氏西來初祖可稱二祖碑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有太宗與僧敎書石刻蓋太宗爲秦王時寺之僧翕王世充以獻故太宗賜書褒美而碑云僧執世充姪仁則以歸與敎書不同余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不無缺誤如此然非余之親歷則亦莫能知也 金薤琳琅

裴懿公漼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録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爲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禄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弇州山人稾

## 唐梁昇卿御史臺精舍記

御史臺精舍記崔湜撰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爲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彦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彦範等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彦範等以絶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彦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說救護得免後爲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爲惡又爲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爲可知也故録之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 集古録

御史臺精舍記唐中書令崔湜撰梁昇卿八分書漢承秦制御史爲丞相貳其後以寺隸之然立精舍以居書傳所見最先包咸東海立精舍敎授在西漢末顧湜謂此佛之


同文圖書館印

所舍昔漢處摩騰洛陽西建精舍爲始誤也按釋書以靜居爲精舍致一爲精不使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居必有可嘿存者今人猶闢屋爲齋謂如齋戒以守獨不可以精舍名乎蕭摹之請興塔寺精舍詔二千石庚子輿造佛寺因立精舍嶺南原明僧紹往弇榆山栖雲精舍此皆諸梵所居然書生立學昔傳此名豈致道之所惟精一得之邪昔魏武嘗曰譙東五里卜築精舍秋夏讀書其後徐度折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豫章阮孝緒以一鹿車爲精舍徐伯珍立精舍祛蒙山陳寔立精舍講授張郡戴顒立黄鵠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其弟出精舍數里遇之伯珍蒙山立精舍則古人於其居以名自警思致其精也後世便以爲精舍皆寺混之嗜利蔑學其可責以此哉 廣川書跋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闕弗録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則此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黄文獻公集

唐韓擇木桐柏觀碑

右唐天台山桐柏觀碑尚書祠部郎中崔尚撰翰林學士韓擇木八分書明皇正書題額碑稱司馬鍊師居此而曰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唐書隱逸傳謂司馬承禎字子微則子微非鍊師之名碑誤書耳余昔遊王屋山至陽臺宮宮乃子微修仙之所中有碑上刻睿宗與子微書及送還天台詩一首傳但云睿宗嘗召子微問其術賜

寶琴霞帔還之不云有書與詩此則傳之疎脫乎 金薤琳琅

新桐柏觀碑唐崔尚文韓擇木書桐柏即天台別名道家所謂金宮玉庭洞天眞境覽輿公一章覺此頌寂寥耳擇木書於漢法雖大變然猶屈強有骨明皇酷嬖太眞無所不似隸分體不免作豐容豔肌時狀老杜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蓋有感也計此碑當爲拾遺君印可者 弇州山人稾

唐韓擇木昭告華嶽碑

右唐補闕韓賞告泰華府君文韓擇木書賞所以盟於神者嚴矣士夫君子立志操節篤於内而已豈必盟神然後固哉必俟明於神者蓋由其内之不足也 東里集

韓擇木以八分名昔人評之曰雖姿字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杜子美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覩此碑良是碑文韓賞爲補闕禱華嶽而作大要與神盟欲忘身奉國其辭則余無取焉 石墨鐫華

唐韓擇木滎陽王妃墓誌

右唐朱氏墓誌韓擇木正書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尚多而此誌獨爲正書筆法清勁可愛擇木正書見於世者惟此耳 金石錄

唐蔡有鄰張嘉正碑

張嘉正碑李邕撰蔡有鄰立書李絳論事集言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爲憲宗立紀聖德碑乃先立碑建樓請學士撰文絳疏論以爲不可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


同文圖書館印

倒蓋未搨文而先立碑建樓此碑有鄰又云立書亦應先立石矣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然後建立蓋今昔所為不同各從其便爾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集古録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頗多而李潮及有鄰特為難得慶曆中令昭文韓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余所集録自非衆君子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集古録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鄰書今見於世者三碑惟尉遲迥廟與此存爾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也唐志稱有鄰於八分本怯弱至天寶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跡然則當時蓋不止三碑惜今亡之也 廣川書跋

唐蔡有鄰興唐寺石經藏讚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為苑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録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古著録所閱既多遂稍識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集古録

唐蔡有鄰崔潭龜詩

右崔潭龜詩蔡有鄰書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也韓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李潮僅有存者有鄰之書亦頗難得而小字尤佳若石經藏讚

崔潭龜詩與三代彝鼎銘何異 集古録

右唐崔潭龜詩蔡有鄰小字八分書歐陽公稱之以爲與三代彝鼎銘無異而元祐間守京兆者取其石爲柱礎世遂不復傳可惜也 金石録

唐蔡有鄰植柏頌

唐世八分四家而已韓擇木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蔡有鄰甚難得而李潮僅有亦皆後人莫及也不惟筆法難工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 集古録

唐蔡有鄰尉遲迥碑

尉遲迥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鄰書特貴其敘迥事與周史略同然迥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迥已爲蜀國公矣隋公總政天下寃憤鬱結不得其死宜其出靈響以自見也唐說自迥之死而相州都督死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迥自西廡出謂其遺骸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驚悸逝非所害也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得改葬既夕出謝嘉祐以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今考周紀章孝寬既平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於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逮開元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祟公曰蜀相公獨爲純臣闕修殷薦其取戾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諂行也 廣川書跋

唐蔡有鄰章仇玄素碑

唐淮陽司馬贈東大守章仇玄素碑爲翰林學士內供奉蔡有鄰書取法以時趣不


同文圖書館印

能甚古而於嚴勁中微有情似勝韓擇木玄素者劒南節度使兼瓊父以子貴恩封其文猷瑣紀詔辭門閥而已兼瓊利臣齷齪李楊二右相門不足道第天寶七載之碑見於金石録者凡八而有鄰書獨有名而獨見遺所不可曉 弇州續稾

唐顧誡奢呂諲表

右呂諲表元結撰顧誡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荊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 集古録

右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誡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誡奢也誡奢八分不多見余所得者衞密撰呂公廟碑幷此表郭英奇郭愼微碑爲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按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辛卯諲以母喪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爲太子賓客今此表乃云乾元二年六月丁內憂上元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知孰是 金石録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顯顏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屓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誡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籃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黄某長睿

東觀餘論

唐宋儋道安禪師碑

右道安禪師碑宋儋撰并書在戒壇寺西南按志載傳梅云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并書文尚可讀字畫勁骨而風致超逸出李北海上末云建塔僧破竈下損一字表中郎謂爲神僧破竈隨余細辨損處下從木不似墮字豈嵩山有兩稱破竈者乎可疑也余謂此書雖有風致然用筆傾側殊遜北海書史評儋書如寒鴉棲木平沙走兔是爲似之耳至淳化閣帖誤列儋書於秦程邈之後絶勝於此而黄山谷亦稱儋書筆墨精勁又稱儋書姿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則因當時名筆也今碑已於萬曆時雷轟爲兩截矣其下截爲土所瘞踰二尺許掘地得之文甚糢糊不可讀

葉封嵩陽石刻記

唐蕭誠裴大智碑

右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余集録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模刻之有工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 集古録

唐蕭誠獨孤府君碑

右獨孤府君碑李邕撰蕭誠書誠書世多有而此尤佳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乾德今常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紙祗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終始 集古錄

唐蘇靈芝田仁琬德政碑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然齊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揚今霈然書不可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槩矣大都源出聖教而肥媚爲多尚不及王縉書王淸源公碑而宣和譜擬之季海伯施季海不足論但恐伯施於地下笑人 石墨鐫華

唐蘇靈芝夢眞容碑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眞容求得之中南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略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敕旨宰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荊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以易州碑爲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石墨鐫華

唐蘇靈芝易州鐵像碑

右易州鐵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端此

文多頌故太守盧暉德政詞猥旨瑣不復可解靈芝此書遒勁有逸氣然令景龍間虛和之度埽地矣宣和譜謂其有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夫季海誠有之以擬二王永興吾未之敢信也譜又謂靈芝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宋時墮胡中胡人每以墨本詣榷場需絹十端始易一本妬者竟碎之今此碑幸尚完而求其所謂十絹之直理不能得一也物完毀貴賤要自有時然亦有不可解者 弇州續稾

唐蘇靈芝憫忠寺寶塔頌

宋文惟簡鹵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事者建此寺爲之薦福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頌者是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蓋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名侗作帝京景物略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之書名甚著當時乃謂爲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碑書丹於石故以左爲前 金石文字記

唐胡霈然七祖堂頌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


同文圖書館印

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集古録

唐胡英嵩嶽寺碑

嵩嶽寺碑唐淄州刺史李邕撰胡英書英之書世所重也其文云寺後魏孝明帝之離宮初名閑居寺仁壽二年改爲嵩嶽寺也 集古録

唐李慈張尊師碑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事迹余無所取所録者以慈書爾慈之書體兼虞褚而遒麗可喜然不知爲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蓋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世以余集録之博慈所書碑秪得此爾尤爲可惜也治平元年七月廿日書 集古録

唐張傑少林寺戒壇銘

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爲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時未盡習帝書故猶有痩勁意 弇州續稾

唐胡履虛六公詠

右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初余讀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入録其文辭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爲一章狄丞相別爲一章云 金石録

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或遺余荊州六公詠石刻故得具

載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彥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暐王博陵柬之王漢陽恕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宜老杜有云昔盧藏用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謂碑頌是所長余見他文亦不若是序言邕爲荆州今新舊書不書也 王氏法書苑

唐陳懷志行書北嶽碑

陳懷志此碑在李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蓋以其筋骨有餘而丰度微澀爾淵泉富有唐世遺刻試較之當自知也甲寅三月二十七日題是日立夏風雨蕭瑟如高秋讀是文恍若從恒山麓下遇氷雹交作山谷晦冥時從羽人仙客問投宿處景象也 蒼潤軒碑跋

唐王子言任城縣橋亭記

右任城縣橋亭記唐開元廿六年任城尉游芳撰王子言隸書雖出唐人古意蒼然後之人能若此者甚少吾家唐隸獨有紀信及此二碑耳 東里續集

唐鄎縣楊仲昌碑

右唐楊仲昌碑席豫撰鄎縣篆仲昌有兩碑其一韓擇木八分書刻於此碑之陰文皆同仲昌元琰子也唐書元琰別傳與崔沔所撰元琰碑皆云漢太尉震十八代孫此碑乃以仲昌爲二十代唐世士人譜牒猶班班可考今元琰仲昌父子碑刻不應差其世次不同如此莫可曉也 金石錄


同文圖書館印

唐張旭郎官石記

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旭書旭以草書知名此字眞楷可愛記云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郎官姓名列於次而此本止其序爾 集古錄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顚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顚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乃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元豐類藁

赤驥白濊一駕千里當其披崑崙上羽陵時求其逸景於逐足下殆無遺蹤矣至於在六轡閒和鑾在前襚續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其毫釐跌宕無遺恨也長史之書殆盡於此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脈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夫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知騏驥千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法駕也 廣川書跋

右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張長史正書歐陽公謂長史以草書知名此字眞楷可愛曾南豐謂其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元王文定公謂張公得草聖不傳之妙其眞書在唐乃復精絕顏魯公書學氣侔造化楷法蓋得之於公又謂其字體似出歐虞自成一家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長史蘇人承平時碑在蘇學中堂之後已漸刓剝兵火後不復存矣元商德符云石

刻舊在京兆今亡觀明之及商氏之說則此刻在宋元固已艱得余家所藏本未知其出於蘇學或出京兆皆不可知但歷年久遠而紙墨完好誠希世物也 金薤琳琅

張長史郎官壁記天下止此一本吳中尚有一僞本亦在余兄所薰猶故易辨也濟之閣老述山谷老人言唐人正書無出其右者又云無轍跡可尋其重之如此然余細玩此碑中如容字極字皆取法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未可謂無所本第今所見虞書皆王彥超重刻張書實有出藍之觀余嘗於姻家韓侍郎家見唐刻虞碑神彩煥發生動大異翻本宜唐人重之以爲青箱至寶乃知名下定無虛士耳 王奉常集

長史郎官壁記世無別本唯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知學草必自眞入也 戲鴻堂法帖

## 唐張旭春草帖

余嘗見懷素書云鄴下見顏平原曰吾書傳得長史八法其平原尚師之而張草之聖則不待言而可知矣今春草帖即宣和書譜所載者宋內府收附不存及前賢印章數處亦皆磨滅後有元祐以降諸公題跋惜乎歲遠紙損不幸失於護持致令字畫細微斷裂此可爲恨然精妙之神具存誠爲世寶皇慶改元十二月朔日喬簣成仲山書 書畫題跋記

右張長史草書春草帖鋒穎纖悉可尋其源而麻紙松煤古意溢目眞足爲唐人法書之冠晉跡不可復見得見此跡亦末世之希世寶乎顏平原書家之集大成者猶

言杜詩韓文顏法亦出於此也因與袁君子英獲觀陳彥廉氏賞歎竟日壬子人日

倪瓚題雲林集

少陵觀張旭草聖極歎其妙東坡題王逸少帖則詆張爲書工昌黎石鼓歌又詆王爲俗書是三公之言何戾耶蓋王之於石鼓張之於王其書固不可同語然詩人詞氣抑揚不無太過論者遂欲以爲口實未爲知書者也亦未爲知詩者也世人不以韓言而短王又可以蘇言而少張與因觀長史春草帖偶書洪武紀元渤海高啓識

高青丘集

右唐張旭春草帖有宋名臣題識其一微仲觀於東府之東齋在元祐壬申其一師朴觀於樞府之前廳其一器之觀於承旨廳之東軒皆在元祐癸酉其餘乃紹聖宣和靖康時人蓋壬申癸酉間呂公爲左相韓公爲樞密劉公爲樞密都承旨一時君子在朝共成元祐之治自此歲後即非復元祐矣於是爲紹聖爲宣和靖康而宋運中圮此帖遂隨南渡入張循王家故有臣俊等印然則一紙之顯晦與宋之治亂相仍歟披玩之餘不勝歎息時洪武壬子之秋稽嶽王彝識王彝媯士集

昔人評張長史草書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今觀陳彥廉氏所藏春草帖信然彥廉嘗作堂奉其母節婦莊甚孝顏曰春草適得此帖於他方與名堂之義相符豈因孝感而致是耶抑物各有所遇而偶然耶他日有子若孫因斯帖也而思與堂符名則油然而興夫孝思自不能不以此帖爲寶藏也後學張適

識 甘白先生集

長史詩云春草青青千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冽不寄雲間一紙書此帖書用白麻紙宋秘府物元季藏於吾鄉陳彦廉家彦廉嘗爲搆春草堂人多詩之今歸嘉興王廷槐長史余同縣人余平生閱唐人墨蹟凡十數卷長史書所見惟嘉陵帖及此而已宛陵余竊疑其非眞若此帖者當爲唐人法書第一信奇寶也 寓意編

## 唐張旭乾元帖

察觀張長史與顏魯公論筆法嘗疑其用意處多觀乾元二年帖與琵琶詩乃知文不虛生皆有落花之方易足固天機動爾盧文紀叶清泰之卜遂掌樞極初亦有所建明方事之棼乃能留意翰墨邪 山谷集

## 唐張旭千字文

張長史書智雍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僧懷素草工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 山谷集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而加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蹊削間邪觀其書者如九方皋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酒酣興來得於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書者也反而内觀龍蛇大小絡結胸中暴暴乎乘雲霧而迅起盲風異雨驚雷激電變怪雜出氣蒸煙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


同文圖書館印

有見於豪素哉彼其全於神者也至於風止雲息變怪隱藏徐視其蹟更無徑轍時一豪不得誤矣是昔之昭然者已喪故耶 廣川書跋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圖隷散等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蹟及反覆徐觀至鴈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矩之内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劒者交光飛刃欻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眞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奇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所以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放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東觀餘論

唐張旭草書酒德頌

張顚蘇人吳君斗南實與之同郡寶藏其書固宜然莫子齊云章申公家有酒德頌甚奇偉紹興間入御府玆豈別本耶淳熙乙未八月旦 平園集

唐人之書藏於秘閣者頗多惟顚張眞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眞所謂草聖者耶 宋學士集

唐張旭率意帖

此一帖在故簽書樞密王倫家倫出使時得之故都余少日嘗見之紹興改元五月甲子甫里陸游識時年六十有六距初見時四十有五年矣 渭南集

## 唐張旭草書眞蹟

東坡論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意態自足山谷論長史性雖顛逸字字入法度懷素工於瘦長史工於肥瘦勁易能肥勁難工持二公之說以勘是帖有若符契顛而法肥而勁放而意足其爲長史眞蹟無疑況又有君謨之私印可証乎其間多屋漏痕筆蹟識者當自知之 王文恪公集

## 唐張旭草書蘭馨帖

右草書帖云蘭雖可焚廿一字相傳爲嵇叔夜書余驗筆意疑爲張長史書山谷云顛工於肥素工於瘦而奔軼絕塵則同此書肥勁古雅非長史不能又余嘗見公所書濯煙宛陵春草等帖結體雖不甚同而其妙處則與此實出一關鈕也但其文義不可解蓋唐文皇好二王書故屏幛間多晉人帖語一時化之或長史書叔夜帖語亦未可知然今不可考矣嘉靖丙辰三月長洲文徵明題 六研齋二筆

右張長史文綾上所書蘭馨帖二十字其爲眞蹟無疑蓋草書不入晉人格輒終成下品顛素之所以得名者在此今觀其奪字氣字佳字足下字人字皆從晉人中來余閱書多矣未有如此卷之佳者世人重耳輕目不可語此昔素師緑絹兩行因元章所題而重他日必有以余言爲是也者漫書以記嘉靖四十年辛酉正月立春日


同文圖書館印

文彭書 同上

唐張旭宛陵帖

張長史宛陵帖有李建中蘇舜欽易簡三公題跋鬱屈瑰偉氣沓歐虞長史雖以醉繼顛終無此精魄然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吾師韓宗伯所藏以爲甲觀 容臺集

唐張旭眞蹟

項玄度出示謝客眞蹟余乍展卷即命爲張旭卷末有豐考功跋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都無是也且東明二詩乃庾開府步虛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陶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改跋文繁不及具載其畧 戲鴻堂法帖

唐張旭肚痛帖

肚痛帖長史名書也清臣書家周孔而服膺長史不敢有忘後世傳者眞書謹嚴顏爲勝之而草書宏肆實亦具張之精神焉有宋一代大家只分用得坐位帖中果地其於長史筆意猶未數數然也蓋自張芝之後右軍以筆學宋主當自謂不減而已人或謂之草不如張自長史出而槀法之統綽爲聞知矣天啓乙丑九月十九日 墨林快事

唐李陽冰裴公紀德碣銘

右裴公紀德碣銘唐越州刺史王密撰國子監丞集賢院學士李陽冰篆裴公儆爲

明州刺史密代之爲作此文其文云皇唐御神器一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康海隅小寇結亂甌越因言明州當出兵之衝民物殘獘儆撫綏有惠愛而人思之爾按唐自戊寅武德元年受命至己亥乾元二年乃一百四十二年是時肅宗新起靈武上皇自蜀初還史思明僭號於河北是歲洛陽汝鄭等州皆陷於賊不得云天下大康而海隅小寇也考於史傳又不見其事惟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州郡乃寶應元年當云一百四十五年又據密代儆爲明州刺史至大曆十四年移湖州則儆密相繼爲刺史宜在代宗時然密當時人推次唐年不應有失余友王回深父曰唐自武德至大曆八年實一百五十六年中間除則天稱周十四年則正得一百四十二年是時天下初定文人著辭以爲太康理亦可通是時廣州哥舒晃作亂海隅小寇豈謂此歟余以謂晃之亂唐命江西路嗣恭討平之不當自明州出兵深父曰然兵家出奇明州海道去廣不遠亦或然也故并著之 集古錄

唐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

右縉雲孔子廟記李陽冰撰幷書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瓘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葢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集


同文圖書館印

古録

唐李陽冰城隍神記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幷書陽冰爲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於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集古録

李陽冰爲縉雲縣令值旱禱於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爲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則今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於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郙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石墨鐫華

唐李陽冰庶子泉銘

右庶子泉銘李陽冰撰幷書慶曆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爲流谿今爲山僧填爲平地起屋於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 集古録

唐李陽冰滑州新驛記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知作者爲誰然賈躭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躭爲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集古錄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冰篆其陰有銘歐陽公云不知作者爲誰余嘗考之乃舒元輿玉筯篆志後贊也其文載於唐文粹及元輿集中歐陽公偶未見之爾 金石錄

新驛記唐秘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詣絕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歐陽公嘗疑唐相賈耽爲之蓋耽愛陽冰書嘗爲序其說文字源耽後又爲滑州刺史其爲刻此或可信也余考其言蓋舒元輿所爲玉筯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之當盡於斯嗚呼至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改定以合此記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輿頌者獨見此碑耳元輿又謂陽冰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矣則亦屢進而不止也 廣川書跋

唐李陽冰忘歸臺銘

右忘歸臺銘唐李陽冰撰并書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爾然時有數字筆畫特偉勁者乃眞蹟也集古錄

右唐忘歸臺銘集古録云此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石皆活歲久稍生刻處幾合故細也恐無是理若果爾更加以歲月則遂無復有字矣此數碑皆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是時年尚少故字畫差踈瘦至大曆以後諸碑皆莫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理應如此也金石録

唐李陽冰阮客舊居詩

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僊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夫士故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萬世者矣顧其道何如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有尤可惜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有六日書集古録

唐李陽冰四絶碑首

四絶碑首者李陽冰篆法愼律師碑額也在揚州龍興寺唐李華文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律師者淮南愚俗素信重之謂此碑爲四絶碑律師非余所知華文與從申

書余亦不甚好故獨錄此篆爾 集古錄

唐李陽冰篆千字

陽冰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顛冥之地所以離遁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迹可求哉觀陽冰此帖得書法三昧雖規合矩應不遁方圓至其神明合離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迹之間也書家以法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未嘗以付始求於法終不參流動如羚羊挂角更無形跡逮其遊於法之外斯可語成法矣 廣川書跋

唐李陽冰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奇古陽冰小篆惟見於此琴在太常昔陳儀爲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書今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沈存中書曰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佗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此琴且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諭也觀此是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等此豈爲琴材者邪或曰琴之臨岳何據曰昔孫綽云回風臨岳刈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濟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不刻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辯 廣川書跋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

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多構别體乃以謙代謙按說


同文圖書館印

文誚多語也人言冉聲地名有誚邯縣汝閻切謙敬也苦嫌切音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充乏衛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爲識者所勘邪 楊升菴集

少温書猶蹈孔軌潛心改作當時謂爲蒼頡後身觀其上某大夫書其自任可知矣此刻舊藏蕪湖民家近世始出簡翁此本乃舊搨可寶 蒼潤軒碑跋

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廷尉正脈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紙 弇州山人稾

唐李陽冰書三墳碑

按此碑爲李曜卿兄弟三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官而不壽以歿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筯刻之也其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舒元輿所謂蟲蝕鳥步鐵石隔壁龍蛇駭解鱗甲活動庶幾於此見其一班 弇州續稾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豈別一碑邪抑未見前碑邪元美自任識書恐於此碑失之矣 石墨鐫華

唐李陽冰先塋記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冰書卜地人爲郃權記云偏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郭則景純也書玉筯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雲碑

唐李白三帖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云乘興蹋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入襟袖疑如濯魄於氷壺也其三云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余亦見其一帖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爲吾讀之雖其字蹟眞贋有不可必者然詞語豪爽趣韻自別信非太白不能道也 唐錦龍江夢餘錄

唐王縉王忠嗣碑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中書侍郎元載撰門下侍郎王縉書載其女夫也所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於書稱名家與李邕相伯仲評者謂其過薛少保今其結法清婉老勁不在嶽麓雲麾下覽者自當得之 弇州山人稾

忠嗣歿於天寶初碑立於大曆十年元載撰文王縉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縉名能書結法老勁眞可與李邕伯仲然姿態婉媚啓后世如趙承旨諸人書者此等碑也 石墨鐫華

唐李潮彌勒像碑

右唐惠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

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金石錄

唐吳郁淨土堂碑

唐安鄉郡開元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臥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元寺右脅而臥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沒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爲西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西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元豐類稿

唐史惟則大照禪師碑

右大照禪師碑唐吏部員外郎盧僎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碑天寶元年立唐世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李潮蔡有鄰及惟則也 集古錄

唐史惟則舞陽侯祠堂碑

右舞陽侯祠堂碑唐王利器撰史惟則八分徐浩篆額天寶二年縣令張紫陽修樊

嚕廟文及書篆皆可愛也 集古錄

唐史惟則造像記

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聞見記云玄宗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己出爲一尉而卒士子寃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歌柏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聖恩廣被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爲不誣矣記在洛陽龍門上字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金石錄

唐史惟則涼國夫人碑

右唐涼國夫人李氏碑李郭子儀夫人也碑韓雲卿撰史惟則八分書幷篆額文詞頗簡古而字畫工妙可喜或云碑今亡矣故世罕傳雲卿乃退之叔父科斗書後記所謂大曆中以文詞獨行中朝者 金石錄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此碑爲唐史侍御惟則書竇臮述書賦稱史書古今折衷大小應聲價變極不落莫也其行筆絕類太山銘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存也 弇州山人稾

史惟則分隸書竇臮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間分書第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開

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石墨鐫華

唐史惟則大智禪師碑陰記

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態與前碑異何也石墨鐫華

唐史懷則書山陰述

右唐宇文顥山陰述杜陵史懷則書懷則與史惟則同時必其昆弟也惟則以八分著名懷則之書蓋不減惟則而初不見稱於當時者豈非其位不顯乎以此知士負其藝能或以垂名於不朽或遂湮沒而無聞者蓋亦有幸不幸也金石錄

唐王遹虞城李令去思頌

右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遹篆唐世以書自名者多而小篆之學不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續者其前惟有碧落碑而不見名氏遹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不遠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爲工而一時未有及者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錄求之勤且博僅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郘不疑楊南仲章友直問之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集古錄

右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王遹書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遹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歐陽公集古錄云遹在陽冰前者誤也金石錄

唐張從申玄靜先生碑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

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之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絶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録古文閲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稱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録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愼之故特録之以待知者集古録

從申書法出二王而與李北海髣髴昔人評其書獨步江外此碑在茅山蓋唐行書之得名者余得之道録司官袁止安東里集

唐張從申王師乾神道碑

王師乾神道碑張從申書余初不甚以爲佳但怪唐人多稱之第録此碑以俟識者前歲在亳社因與秦玠郎中論書玠學書於李西臺建中而西臺之名重於當世余因問玠西臺學何人書云學張從申也問玠識從申書否云未嘗見也因以此碑示之玠大驚曰西臺未能至也以此知世以鑒書爲難者誠然也從申所書碑今絶不行於世惟余集録有之者吳季子碑陰記崔圓頌德碑并此纔三爾熈寧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書集古録

唐張從申愼律師碑

張從申書其原出於王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故名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内厥有季弟工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


同文圖書館印

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余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眞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近世歐陽文忠爲集古録而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棄而特取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於秦玠故聊存焉信乎眞賞之難值也東觀餘論

唐竇泉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泉字靈長詞藻雄贍草隸精深晚年著述書賦七千餘言蓋深於字學者書此碑在唐人中別有一種風韻骨力有瘞鶴之遺意碑在貞元三年爲韋公師立歷敘世系及師授甚詳又言法師至行稽乎玄化通識合於靈造與其有也萬物不得而不有與其無也萬物不得而不無得喪以春秋爲死生盈虛以天地爲旦暮其推尊可謂至矣而后又言身纓世故迹混俗塵發忠孝以飾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之可師若然則其人似亦可取此所以昔人以道門華陽方之儒門洙泗也與友人陳元晉遊三茅搨此見貽余手粘爲冊因題之留軒中云嘉靖戊午九月廿二日雨中對菊記蒼潤軒碑跋

唐王嵒美原夫子廟碑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嵒字山甫撰幷書碑不知在何縣嵒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

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定法邪至魏晉以後漸分眞草而羲獻父子爲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則皆不爲法其藝誠爲精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嵒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集古錄

唐陳知温開元聖像碑

右開元聖像碑陳知温書此碑所載夢眞容事最備故特錄之 集古錄

唐包文該兗公之頌碑

兗公顔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誨命縣令張之宏撰頌包文該正書書道勁有法石惡多泐耳 石墨鐫華

唐戴伋玄元宮碑

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考其辭當在盩厔爲玄元宮玉眞長公主寘主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序爲倉部郎中戴璇頌爲户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則建碑年號蓋追成頌序之日而稱者也伋官至僕射而世系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亦失不收俱不可曉者書法八分頗穠豔第以肉勝蓋兼開元徐史之法而加損益者也 弇州續稾

唐張少悌武穆王碑

張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完且於李公中興偉略不得一一證之唐史耳石墨鐫華

唐徐浩玄隱塔銘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録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集古録

唐徐浩張九齡碑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集古録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至於年壽官爵子孫當不謬當以碑爲是今考之浩撰碑時爲嶺南節度使在大曆間距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謂曲江燕翼無似終爲餒鬼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後又載曾孫敦慶玄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爲有後矣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金石録

唐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於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爾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於書自有得於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於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於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敘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

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昔蔡邕受法於神人傳於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逮於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鄰法爲篆惟顏清臣徐季海守舊法而眞行盡合於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授其法而絕矣考其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積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宜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邪開河碑令狐綯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備而尤妙他石知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廣川書跋

## 唐徐浩嚴浚碑

右唐嚴浚碑徐浩書題禮部尚書襄陽縣開國子席某撰而其名殘缺不可辨按天寶中席豫嘗爲此官而碑末有云豫平生交好知其爲席豫撰也唐書列傳云浚華州華陰人而碑言馮翊臨晉人碑文字剝落所存無幾惟其首大字十二尚完好筆法奇偉可愛也 金石錄

## 唐徐浩題經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


同文圖書館印

肱知爲良醫誠然哉季海莫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遱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圜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山谷集

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勢疏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嘗刓角耀鋒構成觚稜正如大匠掄材斲木就器繩墨既陳潛刃其間求襲削之迹殆不可見況痕瑕節目可得而求之邪季海於此可以忘情筆墨矣顧法度存者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廣川書䟦

唐徐浩寶林寺詩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瓌能奴來切迺是僧爲鼇爾孤岫龜形在謂山有穴而特不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季海書名唐世而此石迺公平生書不得不尚如高閣無恢㚖音苔迺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抉而警之是一快事謂瓌能孤岫不害於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因進非裒表賢選能奴來切馮相觀祲祈禳攘災古人已如此音況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據邪爾雅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瀵凡山有竅穿可見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牕間列遠岫玄暉言雲表吳岫徹杜甫言自多窮岫雨韓愈言點點露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謂山聳而出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爲已是黃子說嘗勝人亦

未深考余不得不辨 廣川書跋

唐徐浩不空禪師碑

和尚不空也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爲司空圖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 石墨鐫華

唐徐浩嵩陽觀碑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乃道士孫太冲爲明皇煉丹六轉而移緱氏山九轉而李林甫紀其瑞徐浩書其碑者也碑作於天寶三載是時開元之政已弊而林甫以姦佞爲辭本無足採但浩分隸與史惟則輩幾欲伯仲矣 石墨鐫華

唐徐浩心經

季海書名譟一時有渴猊奔驥之喻此帖意近而法慢米顚斥爲吏楷誠爾然不能不爲肴山小庇之耳 弇州山人稾

唐徐浩道德經

徐浩道德經上卷在無錫華學士家黄花絹精薄乍見似紙素諦觀知爲絹本全學鍾元常世傳蘇玉局學季海若以此卷品之全不相似以蘇用偃筆此卷皆正鋒下卷不知落何處若得半卷臨寫經月可補其缺此惟夢志之者 容臺集



同文圖書館印

唐徐峴辨正禪師塔院記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峴不類而遠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聞其所稱曼卿沒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集古錄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四

歷代名人書跋五

唐顏眞卿中興頌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葢四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爾 集古錄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斵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結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苺固遠望雲煙外至者仰而翫之亦天下之偉觀邪嘗謂唐之文敝極矣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余謂唐之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廣川書跋

書至於顏魯公魯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爲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

數本皆完好而森森如劒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頗爲殘缺既裝褙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角刓弊本真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渠天然去雕飾者尤可賞激也 郝經陵川集

元次山有文名唐人所推重中興頌又其得意之作乃其韻俱用平聲彌見弱夫宮商經緯依永乃和盡用仄必噍殺矣盡用平必滯伏矣陸平原所謂偏絃獨張清奏靡應此頌不無此疵焉此頌大曆六年鐫於永州浯溪石崖巳八百幾十年不遽泯徒以顔魯公正書能使山靈訶護若此耳李陽冰琅琊庶子泉銘亦摩崖字巳不可辨余親見之或謂此頌是再模則不可知矣宋廬陵羅大經詫歎肅宗即位靈武事遂謂節判前敘數語止言大業而不及盛德以爲節判亦不滿之羅君讀此不及竟邪頌中固巳有盛德字以補敘文之闕作文固有稱停庶免複累此又廬陵之所不識也 陳與郊隅園集

## 唐顔真卿宋文貞公碑

右唐宋璟碑顔真卿撰幷書唐書載廣平六子曰昇尚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讁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爲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二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

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爲廣州都督時郡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未嘗刻石與金石錄

唐顏眞卿宋文貞碑側記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軏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玄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又云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吐蕃入寇陷於賊庭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舅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曆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幷錄之於此俾覽者得詳焉金石錄

右唐宋文貞公碑幷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幷書文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余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

集本云曾祖弘俊碑作弘峻集本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吐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優游自免碑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勑使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政通同碑作與執政通問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馳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嬖子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勑公按覆碑無勑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還鄜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趙氏之所未及也 金薤琳琅

## 唐顏眞卿家廟碑

顏氏家廟碑顏眞卿撰幷書眞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眞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福羣從官爵甚詳 集古錄

此唐顏氏家廟碑爲魯公眞卿撰幷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仆於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廷龔始移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瑞都憲巡撫陝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蓋以碑額爲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

人艱於揭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爲完物乎況此額爲李陽冰篆書可謂二絕何可缺邪 匏翁家藏集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爲美故三代彝器皆孝子慈孫爲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矣又此碑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立李廷襲記十七字篆書乃夢英手筆蓋此碑倒於郊野廷襲告於上官移載入於府城立於文廟故自託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守而後之人爲之移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爲人子孫思以稱述先德而異世之後欲圖不朽者可以思矣 蒼潤軒碑跋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廟燬宋初有李廷襲者語郡移置之結法與東方朔畫像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蹶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是寧獨書哉 弇州山人藁

唐顏眞卿元次山銘

右元次山銘顏眞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於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可謂特立之士哉 集古錄

右唐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道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

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皆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禕未知孰是也 金石錄

唐顏眞卿杜濟神道碑

右杜濟神道碑顏眞卿撰幷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麤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眞者皆若是歟碑已殘闕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 集古錄

右顏魯公書撰杜濟神道碑沉著端重眞可入木八分友人曽三異無疑寶藏之按六一先生集古跋謂殘缺不能成文今乃粲然可讀得非摹拓有先後邪濟蓋魯公友壻故又誌其墓六一先生亦有跋云顏撰而不云書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世頗以爲非顏書更俟識者辨之今考魯公文集大抵碑詳而誌略亦微有異同如碑以濟祖仕明堂丞誌則云令碑以濟爲惠第二子誌作第三又碑與誌並歷渭南宰而文集於碑中乃以爲尉皆傳寫之誤當以此碑爲正慶元乙卯六月二十日周必大書 平園集

唐顏眞卿杜濟墓誌銘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眞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 集古錄


同文圖書館印

予觀此誌字畫奇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爲眞蹟而尚疑此誌何哉 金石録

唐顔眞卿顔勤禮神道碑

右顔勤禮神道碑顔眞卿撰幷書序顔温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事東宮愍楚彦博同直内史省遊秦彦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彦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顔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顔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内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彦將行不應内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彦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尚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當爲名也然余家集録有申文獻公塋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厶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理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顔師古字籀以富儉塋兆記爲名則

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蓨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輿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愼之至也集古錄

右唐顏勤禮碑魯公撰幷書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榭多輦取境內古石刻以爲基址此碑幾毀而存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金石錄

唐顏眞卿臧尚書碑

右唐臧尚書墓碑顏魯公撰幷正書尚書墓在陝西之三原縣顏公此刻人間少傳予向以使事道陝得之尚書七子希崇希旭希忱希愔希景希晏希讓皆爲顯官而希讓至魯國公顏公文集復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官爵與此不同金薤琳琅

臧懷恪碑顏魯公撰幷書懷恪再爲王晙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於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爲立傳故聊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録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皆韓秀弼書之希讓冑士也而能爲不朽計乃爾誠有過人者矣弇州山人藁

唐顏眞卿歐陽琟碑


同文圖書館印

右歐陽琟碑顏眞卿撰幷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既得顏魯公歐陽琟碑又得鄭眞義歐陽諶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琟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氏及諶銘皆云肖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琟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諶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眞義所誌宜得其實琟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系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集古錄

唐顏眞卿張敬因碑

右張敬因碑顏眞卿撰幷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登曰運其字書尤奇甚可惜也集古錄

## 唐顏眞卿王密碑

太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爲世絕藝太師名德偉然爲天下第一忠義之發出於天性令人不得盡知惟書法入石流傳於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蓋以公爲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昔夫子能拓闢而不以力聞蓋以愼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喜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耳 廣川書跋

## 唐顏眞卿張仁蘊德政碑

右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長壽三年立醴泉尉顏眞卿書按魯公雖嘗爲此官然在開元間而魯公以貞元元年爲李希烈所害年七十六上距長壽三年實九十餘歲是時猶未生也又筆法與魯公他書不類以此疑有姓名同者然碑武后時立而不用當時所製字或云碑雖建於長壽中至魯公爲尉重書而刻之未可知也 金石錄

## 唐顏眞卿鮮于仲通碑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眞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忠薦爲劒南節度使討南詔蠻大敗國忠爲諱之再薦爲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劒南節制及爲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爲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明皇實錄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部陽司


同文圖書館印

馬而碑言爲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卒以利敗理固然也 金石錄

唐顏眞卿李抱玉碑

右鳳翔澤潞行營副元帥涼國武昭公李抱玉碑楊文貞綰撰顏文忠眞卿書見趙明誠金石錄余得之乃一舊拓本最精好而中缺兩處幾二百許字蓋成帖後脫落見殘非石泐也楊公銜稱贈司徒當是文成而卒於位其家乞顏公追書之故耳大曆中名臣無如二公者而一撰文一書丹在涼公誠幸也第公起邊將中興名位差肩李郭而能守忠節以顯融終介弟承之又大開方面勳且公一武弁能力辭王爵辭司空辭左僕射以視僕固懷恩輩不天壤哉然則微二公公故不朽也非幸也 弇州續藁

唐顏眞卿郭敬之家廟碑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并書敬之汾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雜遝之所雖巋然壁上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 石墨鐫華

唐顏眞卿玄靖李先生碑

右唐玄靖李先生碑顏魯公撰并正書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眞法傳升玄先生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隱居凡五葉矣今考之隱居先生者梁陶弘景升玄爲王遠知體玄爲潘師正正一爲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

傳惟玄靖無之子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爲伏龍岡玄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 金薤琳琅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居裔凡五世其事絶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魯公結體與家廟同遒勁鬱浡故是誠懸鼻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閶闔氣象不無小乏 弇州山人稾

右結體與家廟碑一同後有小跋云紹興丁巳五月十四日大風折顏碑雲溪沈作舟扶起之 蒼潤軒碑跋

## 唐顏眞卿多寶塔感應碑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眞卿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尚如新也 金石録

右千福寺多寶塔碑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録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録有之謂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趙氏復謂於士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碑今在陝西西安府學 金薤琳琅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搨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骨遒峻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多寶佛


同文圖書館印

塔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即現寶塔空中贊美大抵皆寓言也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今以有為迹求之得無去之愈遠乎一念發菩提心即證菩提即現多寶塔稱善哉人自不見聞耳 弇州山人稾

魯公書多寶佛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便澀此殆曹子建所謂蘭茝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嗟世人若不具隻眼而隨人語言以評古書此又曷足以言心賞邪余故聊為淵泉道破必且能為我下一轉語也 蒼潤軒碑跋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於展玩耳而結法視東方讚家廟碑似覺少遜王元美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信然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 石墨鐫華

唐顏真卿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東坡集

顏太師以書自娛晚年嘗載石以行龕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鐫石監視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惟書於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世或謂公以書傳流俗間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大抵人於其所嗜必傷至其所甚蔽則賤理之必然者也 廣川書跋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詞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遜志齋集

唐顏眞卿八關齋功德記

右八關齋碑顏魯公書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爲禳祈報恩者也唐書神功傳亦槩見其事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進士尹崇高奉使河南爲余致此本而每行下缺四字蓋打碑時爲夏潦所浼也　東里續集

唐世藩鎭跋扈之患所不忍言只如此碑乃因田公之病而爲之者當時所費不下千萬然當時有烜耀於此者今皆澌滅而田公之事獨以魯公之書而傳余嘗評此書在顏碑者最爲奇偉蓋以其氣象森嚴而又不窘束故爾　蒼潤軒碑跋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眞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然非餘子所及也　弇州山人藁

唐顏眞卿書干祿字樣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眞卿書楊漢公模眞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闕漢公以謂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模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譌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


同文圖書館印

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並録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眞也 集古録

歐陽文忠言漢公模本多失眞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顏眞楊自以爲不差纖豪信矣然文忠又云干禄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姑蘇仲璋筆 東觀餘論

右顏魯公干禄字書辨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其義者云干禄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眞書小字之傳於後者亦獨見此耳 東里集

此顏魯公干禄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帖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耶或所謂刓缺而不可推究者耶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髣髴者耶 匏翁家藏集

唐顏眞卿射堂記

右射堂記顏眞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余家集録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禄字書之類今巳殘闕每爲之歎息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

射祖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集古錄

## 唐顏眞卿湖州石記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托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眞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湮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 集古錄

## 唐顏眞卿書東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眞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 集古錄

顏魯公平生寫碑唯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此言也 東坡集

東方曼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書今其石刓剝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拳朱墨而印於石者此待詔書耳果有道耶 廣川書跋


同文圖書館印

C.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Y.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榻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譌想其元榻漫滅者時有之矣余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更明悉何嘗有譌字且其篆題兼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冰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字睎顏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蓋公中年制作最為得意想此揭在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時在人家但不易遇耳 墨林快事

唐顏眞卿畫贊碑陰

畫贊碑陰唐顏眞卿撰并書湛賁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於廟天寶十三載眞卿始別書之 集古錄

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轉換一一如新蓋揭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題乃八分魯公分書更少見尤可寶也 墨林快事

唐顏眞卿麻姑仙壇記

右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説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 集古錄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絶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

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録於後使覽者詳其眞僞云 金石録

唐顔眞卿小字麻姑仙壇記

右小字麻姑壇記顔眞卿撰幷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顔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法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集古録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豪髮然後爲盡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較當知予言爲信 姑溪集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顔眞卿撰幷書在今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非眞而復以爲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也趙明誠謂陳無已嘗見黃魯直言此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及觀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毁山中錐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顔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眞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金薤琳琅

唐顏真卿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東坡集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顧與軍容爲佞柔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爲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皆備也 山谷集

魚朝恩儕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凜凜有生意猗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數千言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鶴山集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溢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白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凜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石門文字禪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行香寺僕

射指後不復有蓋吴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别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豪失眞旁用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年少嘗臨之邵伯温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絶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跡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絶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記 清容居士集

顔魯公爭坐位書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眞蹟縫中有顔氏守一圖書字印米元章所謂詭形異狀得於意外定爲顔書第一者是也宋時與季明文鹿脯帖俱藏安師文家後來季明文歸聶氏文待詔題識極誦其妙余不及見曾見吾友項又新所藏坐位帖神色秀朗微似宋人摹本要亦書家甲觀矣近來墨刻陝本漫漶不足目戲鴻堂所勒宋榻亦未能精且行款割裂不無失古人縱横徐疾之勢不若此本筆筆生動位置儼然信可寶也 陳萬言餠園集

爭坐帖有陝刻字形已漫余家有宋榻精好因摹入石此顔書之烜赫者 容臺集

唐顔眞卿李大夫帖

顔帖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已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余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在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石遺於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 集


同文圖書館印

古錄

顔眞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此帖尤多褚法石刻醴泉尉時及麻姑山記皆褚法也此特貴其眞蹟爾非爭坐帖比大抵顔柳挑踢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安氏鹿肉乾脯帖蘇氏馬病帖渾厚淳古無挑踢是刑部尚書時合作意氣得紙札精謂之合作此筆氣鬱結不條暢逆旅所書李大夫者名光顔唐功臣也 寶晉英光集

唐顔眞卿蔡明遠帖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顔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其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 集古錄

蔡明遠帖是魯公晚年書與部伯埭謝安石廟中題碑傍字相類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 山谷集

唐顔眞卿劉中使帖

右唐太師顔魯公書劉中使帖眞蹟著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內府至元丙戌以陸柬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眞蹟二卷易得於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再拜謹題於寶墨齋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書畫

顏太師之書世不多見不肖生平見眞跡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及此帖祭姪行書馬病行眞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 同上

右顏魯公劉中使帖徵明少時嘗從太僕李公應禎觀於吳江史氏李公謂魯公眞蹟存世者此帖爲最徵明時未有識不知其言爲的及今四十年年逾六十所閱顏書屢矣卒未有勝之者因華君中甫持以相示展閱數四神氣爽然米氏所謂忠義映發頓挫鬱屈者此帖誠有之乃知前輩之不妄也帖後跋尾六通首王英孫次鮮于太常又次張彥清白湛淵田師孟最後亦彥清書蓋此帖曾藏於彥清所後易於英孫考觀跋語可見英孫所跋歲月宜在後不知何緣出諸公之前初疑裝池之悞欲令改易而張公鈐印宛然不可拆裂姑記於此以俟博識嘉靖九年庚寅菊月望日徵明識 同上

鮮于伯機題祭季明文天下書法第二吾家法書第一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得此卷余已刻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觀因題 同上

唐顏眞卿鹿脯帖

鹿脯帖眞跡與宋搨本不惟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搨政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余不解豐一鄉作何語及得高麗刻本

乃云所出有異產讀之豁然因知王著但憑倣書入石耳猶憶辰玉初得此帖於棠陰公氏亟報余展玩如得連城辰玉書法爲此一變今日重觀於德隅齋感慨係之矣容臺集

唐顔眞卿與柳冕帖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盤鋼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蓋類其爲人柳冕唐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槩云梁溪集

唐顔眞卿二帖

唐太師顔眞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責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磓熟紙韓退之以用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顔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眞罄露在於此書石刻麤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溫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諭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米芾書史

予觀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爲愧故能守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於誠心與其字體無以異也紫元翁題黃裳演山先生集

唐顏眞卿送劉太沖序

送劉太沖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坰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坰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彩豔發龍蛇生動覩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即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並同葬矣亦可太息也或謂密爲王詵購去米芾書史

顏魯公送劉太沖敘鬱屈瓌奇於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敘者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眞跡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熙祕閣續帖亦有刻畫禪隨筆

唐顏眞卿朱巨川誥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東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祕玩然如徐告麤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米芾書史

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魯公道義風節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書停雲館帖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告即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宗乾卦紹興圖書而魯公之書


同文圖書館印

蓋東坡先生已嘗論之矣不惟愛玩抑見唐代典故之式尤爲可尚龍集辛亥仲秋朔喬簣成題同上

魯公此書古奥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平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仲醇得此自題其居曰寶顏齋昔米襄陽得王略帖遂以寶晉名齋顏書固不減右軍王略而仲醇鑒賞雅意又不獨在紙墨間也壬辰春二月董其昌題書畫題跋記

唐顏眞卿祭姪季明文

魯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與夫人書迫切而有禮意與郭靈運書送劉太沖序余未之見也顏惟貞蘭陵夫人告佳筆也山谷集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持望之知爲盛德君子嘗問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迺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公祭兄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廣川書跋

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公字畫雄秀奄有魏晉而自成一家前輩云書法至此極矣予嘗見公爲叔書告身一通其楷法嚴甚間公行書尤佳不可得見但時摩挲乞米石刻想象風致耳今王君出示公祭姪季明文藁一紙詳翫此帖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流麗或若篆籀或若鐫刻其妙解處殆出天造豈非當公注思

爲文而於字畫無意於工而反極其工耶蘇文忠謂見公與定襄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夫如公忠賢使不善書千載而下世固愛重況超逸若是尤宜寶之撫卷三復敬歎因題其末柔兆涒灘秋八月望吴郡陳深識停雲館帖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遒婉行末循爾既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恐字右旁繞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褙紙縫合自爾既至天澤逾五行殊鬱怒眞屋漏蹟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饗五行沉痛切骨天眞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與禊敘藁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承字掠筆豕磔之間嗟字左足上搶處隱然見轉折勢攉字如泰山壓而厎柱鄣末哉字如輕雲之捲日饗字處衂如驚龍之入蟄吁神矣觀此見眞蹟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蓋史誤也杲卿爲公從父兄而季明謂公從祖叔父塗從父字加第十三於叔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茍可法也季明杲卿之少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贊善大夫是巳天寶末杲卿爲范陽戶曹安祿山表假常山太守祿山叛公爲平原太守遣甥盧逖約起兵時杲卿長子泉明方往返眞定內丘間計事報盧逖使平原屬之季明宜也玄宗不識眞卿爲何如人而顏氏兄弟子姓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有自來耶玄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師大至遂請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爲盟主兵勢振矣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於是杲卿父子被執刃加季明頸謂曰若降活汝子不荅遂殺季明杲卿至洛陽乃遇害明


同文圖書館印

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元年也泉明自常山陷後客壽陽清溝之敗復陷思明至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於張湊所歸髮葬長安鳳栖季明同塋據此帖季明歸櫬唯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泉明購尸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抵掌高議視死宜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所不敢遽忍殘身至此邪兄弟子姓駢首就死豈易易哉顏氏出魯國子淵平日循循如和風慶雲及畏於匡孔子意其必死則其履嚴霜烈日之變坦如康莊聖人既信之矣一門忠義可不謂有所自來邪至治三年十一月廿日吳興陳繹曾書 同上

米元章以顏太師爭坐位帖爲顏書第一謂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爲傑思而黃山谷謂祭姪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正類坐位帖二帖宋時並藏安師文家安氏之後不知流傳何處坐位帖世有石本而米氏臨本尚在人間余嘗見之與此帖正相類然元章獨稱坐位者蓋嘗屢見而祭姪則聞而未覩今寶章錄可考宜其並稱坐位而不及此也世論顏書惟取其楷法遒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爲劇致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亦取其行書之妙也況此二帖皆一時藁草未嘗用意故天眞爛熳出於尋常畦徑之外米氏所謂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者也聶君文蔚出以相示俾爲鑒定後有陳深陳繹曾二跋深字子微號寧極翁宋季吳人繹曾字伯敷元吳興人二人並以字學知名而跋語考

訂精審余復何言姑取黃米之論以備二帖折衷亦補二陳之遺云嘉靖四年乙酉十一月朔長洲文徵明書於金臺寓廬 同上

唐顏眞卿祭濠州刺史伯父文

此帖與祭季明姪藁法同而頓挫鬱勃小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明姪藁小似不及也末有緇郎題名 弇州山人藁

唐顏眞卿送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旣言劒舞疑爲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具劒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眞可畏而仰哉 攻媿集

右顏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而不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應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其筆勢雄強勁逸有一掣萬鈞之力拙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者蓋兼得之矣裴將軍當是裴旻旻劒舞與張長史書吳道子畫爲開元第一公於時年尚少甫得法長史其書此歌時旻豈亦錦韉紫膜盤馬跳躍爲驚雷掣電狀邪不然何公書之酷似道子畫也跋尾曹武惠王林和靖處士俱亦自有筆意可觀 弇州山人藁

唐顏眞卿竹山潘氏堂聯句


同文圖書館印

唐太師魯郡文忠公在吳興日宴客於竹山潘氏堂聯句而手書之凡十九人如處士陸羽僧皎然李觀房夔輩皆知名士而所謂粲顴須者於公爲子姓皆有文行官爵具家廟碑中公此書遒勁雄逸而時時吐姿媚眞蠶頭鼠尾得意筆大較與家廟頡頏而此乃手跡又當遠勝之第宣和書譜寔載之目錄而考無祐陵御題及宣和瓢印前僅冠以緝熙殿章而後有米元暉鑒定按緝熙殿理宗朝所建也雖隆準寃然能無邯鄲子輿之惑乎哉不知靖康之變玉盌金魚散在人閒雖以光堯懸勇爵餅金購募而應者拆洗去之小米能別書不能別所以或爲諱其自至理宗日始加以祕殿章識耳此事與楊少師神仙起居法極相類晉府圖書則當見收於恭王以永樂之籍入紀綱手而後佚之如高克明雪霽山行之類不可勝紀余旣書此人或笑余直當以入法定眞贋不當瑣瑣出處令後人目以爲黃長睿也 弇州續藁

唐顏眞卿誌公像贊

誌公像贊今靈谷寺有石刻吳道子畫李白贊顏眞卿書世稱三絕舊刻已壞此重刻者而不復見書法之妙矣碑陰有趙松雪篆書甚佳然余未之得也 東里續集

唐顏眞卿靖居寺題名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眞卿題按唐書紀傳眞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

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眞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記初貶書於紀傳耳眞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集古錄

唐顏眞卿東西二林題名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云家君授以張顏筆法乃知人中嘗自有精鑒耳 山谷集

唐顏眞卿金天王廟題名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極遒偉而三戈法不無可恨後題行筆尤老勁有逸趣所云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末又作二語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蓋可悲矣當是又二十年使李希烈而重題者也公一厄李輔國再厄元載三厄盧杞其初題名自蒲下還饒寔用載故至使希烈而死矣公之禍固杞爲之其獲死義亦杞成之也覽畢三歎 弇州續藳

唐顏眞卿奉使題字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然觀其詞意乃使李希烈時也亦足悲夫 石墨鐫華

唐顏眞卿顏氏殘碑

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

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頵頗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頵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頵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 集古録

唐顏眞卿顏默殘碑

右唐顏默殘碑者初潁川人家以其石爲馬臺皇祐中王回深父之弟同容季見而識其爲魯公書因模本以傳深父爲文以記之默仕晉爲汝陰太守故大曆中魯公追建此碑於汝陰焉 金石録

唐顏眞卿開元寺僧殘碑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人姓名殘缺然以字畫驗之爲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參政在京師僦居治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爲賦詩今其石尚藏汶上長文家云 金石録

唐顏眞卿斷碑

華州王氏掘地得石一片云員外郎瑯琊顏眞卿書又有云都官郎中東海徐浩篆其餘數十字則不成文不可知何碑但其字法雖嚴正而鉤磔處不及魯公他碑存之以俟考 石墨鐫華

唐顏眞卿二十二字帖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 集古録

唐顏眞卿眞蹟

友人林思源近得顏魯公眞蹟一卷其文前後脫落字尚完整持以予觀之予曰此非魯公不能書也其用夫隸書澁進法乎今之人但求形似之美譬如美女徘徊花月之下遇者孰不歎稱其視頎然古君子高情古貌放浪蒼松喬柏間知之者幾何人哉思源其謹藏之伺識者然後出焉 林右公輔集

唐顏眞卿書摩利支天經

此經與東方朔賛家廟碑政是一輩書耳勁拔嚴重如入宗廟中循廧皆禮樂器而秀媚流利有翩翩欲飛浩然獨往之趣公生平拒祿山詬盧杞叱希烈直氣塞天地至與陶八八游得尸解之術証位上眞又有浮游埃壒之表者其扶人紀而闡玄風皆可於公筆札中見之昔謂筆爲心畫可以觀人於公尤足信也康虞善鑒字且善鑒人其以余此言爲何如 顧起元嬾眞草堂集

唐李華題阮容舊居詩

右題阮容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録以爲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華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爲陽冰作耳 金石録

唐李莒怡亭銘



同文圖書館印

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亭裴鶠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虯銘李莒八分書刻於島石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鶠不知何人虯代宗時道州刺史韓愈爲其子復墓志云虯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弟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薦饗攝事致齋中書東閣書 集古錄

唐瞿令問書元結窪罇銘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之汲汲也 集古錄

唐瞿令問書元結陽華巖銘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君子之欲著於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顏子蕭然臥於陋巷人莫見其所爲而名髙萬世所謂得之自然者也結之汲汲於後世之名亦已勞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集古錄

唐張增段行琛碑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遒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爲張增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后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琛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兄弟四人

長祥穎次公次秀成次同穎史傳不著因爲拈出碑又不署撰文者姓名豈即張增邪忠烈公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搨趙明誠金石錄又有一碑云楊炎撰蕭王書與此不同而却無此碑豈段公有二碑邪書之以俟考 石墨鐫華

唐陸贄賀蘭夫人墓誌

賀蘭夫人墓誌唐陸贄撰或云贄書也題曰祕書監陸公夫人墓誌銘而贄自稱姪曾孫此石在常州 集古錄

唐韓愈題名

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於石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 集古錄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遊者所書爾世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學佛者僞作而歐陽公集古錄以爲非僞永叔平生爲文宗師退之且力詆釋氏而獨言此書何邪 金石錄

唐韓愈與顛師書

右韓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余以集錄古文其求之旣勤且博蓋久而後獲其以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8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易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名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顚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爲附益爾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書 集古錄

唐陳諫書韓愈南海神廟碑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蜿蜿虵虵小異當以碑爲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頗多亦賴刻石爲正也 集古錄

唐鄭餘慶百巖大師碑

百巖大師懷暉碑權德輿撰文鄭餘慶書歸登篆額又有別碑令狐楚撰文鄭絪書懷暉者吾不知爲何人而彼五君者皆唐世名臣其喜爲之傳道如此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其可得乎民之無知惟上所好惡是從是以君子之所慎者在乎所學楚之文曰太師泥洹荼毗之六年余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攝太尉泥洹荼毗是何等語宰相坐廟堂之上而口爲斯言皋夔稷契居堯舜之朝其語言尚書載之矣異乎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書 集古錄

唐彭朝議書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記一

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
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
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元豐類藁

唐吳通微魚朝恩碑

右唐魚朝恩碑吳通玄撰通微書朝恩雖以譴死然其徒如竇文場焦奉超猶居
中用事故德宗朝詔爲立碑通玄兄弟於陸贄謗毀抵排無所不至至爲朝恩碑
則稱頌功德如此可以見其爲人矣 金石錄

按賈氏談錄言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體近吏中州士大夫效習之謂爲院體此碑
清圓有餘遒勁不足即所謂院本體非邪得顏尚書小許鉤磔便脫此病夏熱偶
題 弇州山人藁

吳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有識其近吏者此碑清圓婉逸雖鉤磔小減而亦微有
晉之風度觀者當自得之 石墨鐫華

唐吳通微行書楚金禪師碑

學書之盛莫踰李唐今世雖紙爛墨渝而收者得其一字猶鳳毛麟角不嫌於少多
寶佛塔魯公之書遍天下而通微此刻僅見之即此可以想見當時之盛矣故世人
有言者曰收藏貴富賞鑒貴精二者我今見之印翁夫子矣原溥其世守之甲寅三
月十八日記 蒼潤軒碑跋


同文圖書館印

唐戴叔倫書撫州六詠

陳公遠得戴容州臨川六詠筆畫疏瘦嬈麗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世不以能書名也蓋叔倫自以詞學著聞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爲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叔倫燕人者今考新舊書皆曰豫章或曰其先蓋幽都又戴自宋出無相及也豫章記言章江東岸沙勢如臥龍狀故叔倫詩曰鄰里龍沙北以沙岸如龍故云 廣川書跋

唐林藻深慰帖

唐林藻書世不多見今觀此帖意韻近古字字圓熟甚可崇尚當寶惜之勿忽延祐丁巳閏正月八日員嶠眞逸河東李倜敬題 書畫題跋記

唐林藻深慰帖曾入宣和御府今書譜中止存此帖予獲收之愛其不經意中天眞爛然誠可法也疇齋張仲壽題於有何不可之堂時延祐戊午九月望日 同上

古人能書皆善用筆故舉措即有一種風致此卷世不多見識者宜寶之也黃中敬觀 同上

林藻書跡世所罕見此帖遒勁濃纖間雜參錯如冠冕珮玉之士慷慨論議於廟堂之上壁立萬仞而以慈祥豈弟發之唐人中丁丁者也雜之魏晉書中未易優劣嚴陵郜亨貞識 同上

宣和所藏唐林藻深慰帖即此卷也祐陵謂其書婉約豐妍得智永筆法當時博采止得此帖況後世乎彥廉當愼寶諸汝陽袁華識 同上

唐自太宗置弘文館爲敎養之地故一時習書者隨所見聞能造其妙林藻蓋得智永之法而精者也此卷不經意書而婉約豐妍纖悉俱備孫過庭云書時有乖有合此蓋得其時之合也宜寶藏之句吳張適識同上

右林藻深慰帖藻字緯乾莆田人父披爲華陽郡守有子九人世所稱九牧林氏者也藻貞元七年進士嘗試珠還合浦賦人謂之神助官至嶺南節度副使有書名而傳世甚尠宋宣和書譜所載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歐虞顏柳世所盛傳者皆不復多見況其餘乎此帖僅一紙歷數十紀而不失可謂難矣匏翁其永寶之李東陽志同上

右唐林藻深慰帖元人跋者五李倜士弘河東人官侍讀學士謚章肅張仲壽希靜本內臣帶學士承旨郤亨貞復孺睦人寓華亭袁華子英崑山人國初郡學訓導張適子宜長洲人終宣課大使按諸跋謂此帖即宣和書譜所載今驗無祐陵印記惟有紹興二小璽似爲思陵所藏蓋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民間藏者或有內府印記即拆裂以獻又當時多屬曹勛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此帖或民間所獻或經曹龍之手皆未可知也又有柯九思陳彥廉名印柯字敬仲天台人官奎章鑒書博士此帖印記特多且有祕笈字蓋其所藏也而仲壽所題亦云嘗藏之彥廉名寶生泉州富商元末居太倉家有春草堂所蓄書畫極富袁張二人嘗主其家此跋又爲陳氏題者則此帖經三氏收藏無疑後歸吳江史明古而吾師匏菴先生得之故某數獲觀焉今疏本末如此其詳則俟博雅君子莆田集


同文圖書館印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時楊少師特近之 容臺集

唐李貽孫書陰眞人詩

酆都宮陰眞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即祠下盡閱其石謂此三詩眞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託之迺屬知夔州吳師孟書既成送觀中於是盡破⿰歹爲音毀見列子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獨存此也眞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思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文甚古雅亦異東漢時人不知嘗爲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人異不知安世何據而知余益知前所毀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齊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強所謂洪亦不省也廣川書跋

唐薛希昌遊濟瀆記

右遊濟瀆記唐吏部侍郎達奚珣撰兵曹參軍薛希昌八分書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温縣歷虢公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是也東池俗傳間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否蓋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上人或不取須臾復沉予之遊也默禱於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

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爲我禱久之物竟不能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 金薤琳琅

唐張誼書姜嫄公劉廟碑

右唐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撰試大理評事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唐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當時稱曰新廟而高郢爲文予昔以尚書郎出使寧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 爾雅大野曰平俗作坪非 乃姜嫄履巨人跡所在予爲大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寘廟側蓋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金薤琳琅

碑在邠州張獻甫爲節度作廟祀姜嫄公劉者也高郢撰張誼書郢事李懷光能引譬忠義不爲勢屈卓然名臣獨爲相時不能制王叔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張誼於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縉而略似柳公權亦足存也 石墨鐫華

唐元稹修桐柏宮碑

右唐元稹撰文幷書其題云修桐柏宮碑又其文以四言爲韻語旣牽聲韻有述事不能詳者則自爲注以解之爲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爾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碑文之類可也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習俗相傳理猶可考今特題云修桐柏宮碑者甚無謂也此在文章誠爲小瑕病前人時有忽略然而後之學者不可不知自漢以來墓碑多題云某人之碑者此乃無害蓋目此石爲某人之墓柱非謂自題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宮碑則於理何稽也 集古錄

唐元稹修桐柏廟碑昔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已不宜謂之碑則稹書此爲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爲節然獨不可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范雲亦謂嘗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爲籀文在崆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稹爲此碑亦因是爲据 廣川書跋

唐李紳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文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爲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爲可珍詳視邸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攻媿集

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已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書 集古錄

右唐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此

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小大不同然筆法絕相似歐陽公以爲不類又疑他人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金石錄

唐柳宗元彌陀和尚碑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幷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眞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多錄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 集古錄

右唐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幷書以集本校之不同者十餘字皆當以碑爲正 金石錄

唐劉禹錫崔羣碑

右唐崔羣碑裴晉公撰劉禹錫書字畫訛缺處多其可考者羣爲武寧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而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荊南節度使名拜檢校左僕射太常卿遂爲吏部尚書以卒而傳但云名拜吏部尚書而已皆當以碑爲正羣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是時皇甫鎛方有寵羣力排其姦然憲宗竟逐羣而相鎛何邪 金石錄

唐沈傳師黃陵廟碑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今大行於世而患本不眞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得刻石校之猶不勝其舛繆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 集古錄


同文圖書館印

黃陵碑世以其書爲重石久鈌剥字滅幾半矣近人以其完本售至數萬謂傳師此書特謹重有法不與他石並也歐陽永叔嘗得其碑謂降小君爲夫人據碑爲定其餘猶有可證於書者今考於禮如夫人之爲小君自不失正豈書猶可疑也又若陟方等語大不合於書矣退之於文嚴整緻密故語妙天下余於黃陵碑疑之詞不整比而辨事謬誤其謂張愉曰且使後世知有子名加此於人其誰受之邪穆宗詔曰張愉學古人仕甚修飾河西有政聲次於李諒則愉之名不待愈而後世知之矣廣川書跋

唐沈傳師書羅池廟碑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録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今傳模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爲陟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嘉祐八年六月二日書集古録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幷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爲何人

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傳師詩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集古錄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於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老元章爲徽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僧亟訟於官官爲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爲口實也政和中上命取詩牌而內諸禁中亦效道林而刻之石遍賜羣臣然不若道林舊碑要不失眞鐵圍山叢譚

唐沈傳師柳州井銘

右唐柳州井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人僞爲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爲善又恐工人模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金石錄

唐沈傳師出塞詩帖

沈傳師出塞詩鮮于伯機故物見雲煙過眼錄中按海岳書評稱傳師遺跡有龍游虎踞之勢尤精題署眞實錄也清河書畫舫

唐皇甫鎛昭懿公主碑

昭懿公主碑孟簡撰皇甫鎛書公主代宗女也號昇平公主嫁郭氏公主之號自漢以來始有謂天子之女禮不自主婚以公主之因以爲名爾後世號某國公主者雖實不以國公爲主而名猶不失其義唐世始別擇佳名以加之如昇平之類是也已失其本義矣今此碑乃云諱昇平公主字昇平公主斯莫可曉也已治平元年八月


同文圖書館印

八日書 集古錄

唐張弘靖魏博田緒遺愛碑

右唐魏博田緒遺愛碑裴垍撰張弘靖書政和中與柳公權所書何進滔德政碑俱爲大名尹所毀 金石錄

唐崔從書崔能神道碑

右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能弟從書碑云拜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按唐世無賜金印者官制古今沿革不同而其名號尚或相襲自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當時所謂青紫者綬也金銀者乃其所佩印章爾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宗閔謂賜金印者繆也今世自以賜緋銀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而階至金紫光禄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正久矣故因宗閔之失并記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 集古錄

唐李翱書李干墓誌

唐太學博士李干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貴之其書李翱亦可臧也志曰字子漸集無此又以柳賁爲泌與集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皆誤此誌甚罪干以丹砂受賁之術以死且以爲世戒也又敘歸登食水銀火射竅節以出李虛中服硫黃致疽發於背李遜且死

始知藥誤孟簡自以得不死藥二年卒盧垣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説者自令聳懼震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尊生矣其壽宜不死卒以得死雖甚暗庸不此爲也或傳退之晚歲頗嗜硫黄卒以此死白居易曰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居易言可信也立論以戒世求世必信公乃自蹈於此何哉余意以氣血既耗不得如向之時方幸扶衰救疾以冀朝夕近功不知其患已如干也可以一歎哉 廣川書跋

唐張籍墨蹟

張籍書世罕傳者予頃游歷陽見僧寺有收得其墨蹟與詩刻今覽此帖疑昔所見者唐人大率能書籍雖非以書名然其用筆皆有法尤可佳也丹陽蘇頌子容題 蘇魏公集

唐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

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 集古録

唐歐陽詹馬寔墓誌銘

馬寔墓誌銘唐歐陽詹撰幷書其文辭不工而字法不俗故録之寔之事迹亦無足紀也 集古録

唐韓秀實李光進碑

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唐有兩李光進其一光顔之兄其一光弼之兄弟也此碑乃光弼弟也唐史書此兩人事多誤新書各爲傳以附顔弼遂得其正集古録

唐韓秀弼書臧希晏碑

右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韓秀弼八分書文多模糊不可讀所可辨者其卒以廣德二年八月五日及有懷恪懷亮語考懷恪碑希晏其長子也書法亦清勁可喜其能不因開元帝之好而變者乎撰文爲銀青光禄大夫行兵部侍郎清河郡開國公而缺其名當以史証之弇州山人藁

唐韓秀弼書李元諒昭德懋功碑

李元諒者駱元光賜姓名也以朱泚之亂能鎮定華州將徙治隴右故華州人感之行軍司馬董叔經請於天子立碑述頌也張濛撰韓秀弼分書秀弼手筆固是君家尚書公嫡派而碑頌駱公詞無虚溢並可重也駱公封武康郡王謚莊威舊史不收見新唐書此所謂事增於前者乎石墨鐫華

唐黎熠書陽公舊隱碣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熠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時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録者惟此雖未爲絶筆亦可惜哉嗚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爲人所知者可勝道哉集古録

唐徐放書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放書碑故在集中以其文相校不失蓋碑近而傳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碑序事淹該華實不似黃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上薄漢周不造其極不止魏晉宋齊糠粃殆盡略無餘習可謂至矣昔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己不蹈藉前人橫騖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爲徐山此即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事盡録穆天子傳朱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蓋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使人不覺如己出也其曰故制樸角昔人常改爲桷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枅愈於書無不用也 廣川書䟦


同文圖書館印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四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73
HGT.
LENG.